

左氏百川學海

第四冊

1

1

百川學海

乙集

李國紀厚德錄 河東先生龍城錄

竹坡詩話 王文正公遺事

胡太初畫簾緒論

曹陶齋法帖譜系

李肇翰林志 陸鴻漸茶經

竇子野酒譜 戴慶豫竹譜

厚德錄卷第一

百鍊真隱李

元綱

編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肯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而已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

死豈可不少宿留孰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
屢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
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
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
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
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
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
之賜則某滅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
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
焉其人不得入繞牆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
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
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

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
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
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
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
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
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
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
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
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
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
司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取轉

運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
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
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
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
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
以同州推官再朞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
爾爲賢耳乃不才如此爾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
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
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
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
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
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

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曹彬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秉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

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乃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爲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讎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

之脩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
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
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先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
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
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
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
廩口食通判不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
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況賫詔諭之
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昱之不協在
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首我當降若
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得 上從之遣中使奉劒往

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冤讎者爲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 上怒解昱之落職知虢州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 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駭何 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駭耳遂不問太尉

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

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
皆服其局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
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傳嘗出兵有二將後期
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傳歡甚迨夜飲醉
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
建州破之時太傳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
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
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
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
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
傳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

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父亦八房子
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
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
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
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
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旦曰
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
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宗違豫鎮
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閱道

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曇於城南

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呼彼所得於墨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出司馬溫公
涑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測然謂曰汝能